

855.74

7508

2

黃

反動書籍

陳

銓

著

鶴

樓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務印書館



復旦大學圖書館
417.87
62点

黃

陳

自刻書籍

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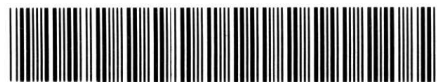
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鶴



樓



FUDAN JZ0000500503 復旦圖書館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渝第一版

(S4483.3渝手)

黃 鶴 樓 一 冊

渝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著 者 陳 銓

重慶白象街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背景

第一幕 漢口商會會長葉茂先客廳

第二幕 劉玉彪大隊長客廳

第三幕 鐵鷹隊司令部辦公室

第四幕 劉玉彪大隊長客廳

第五幕 鐵鷹隊司令部辦公室

人物

劉玉彪 鐵鷹隊大隊長，年約三十。

薩麗 他的妻子，年約二十五六。

蘇菲 薩麗的妹妹，年十七。

王煥然 鐵鷹隊副隊長，年約三十。

王煥章 他的弟弟，鐵鷹隊新加入的隊員，年十九。

Ru 7420/15

郭太太 薩麗的姑母，年約三十五，但是打扮得像二十五。

萬士恆 銀行家，年約五十。

石蘊華 年約三十三四，著名的女文學家。

廉若川 國民大會的代表，年約四十。

桂香 劉玉彪家的女僕，年約十五六。

王與 劉玉彪家的男僕，年約六十。

柳正明 鐵鷹隊隊員。

趙叔謙 鐵鷹隊隊員。

張又全 鐵鷹隊隊員。曾做公室

謝啓予 鐵鷹隊隊員。秦容編

葉崇武 鐵鷹隊隊員。由臺不說話

衛兵 一人。大刺莊秦容編

其二他 鐵鷹隊隊員十餘人。秦編

黃鶴樓

共有一件事始要回商量。

漢口商會會長葉茂燾家客廳。正堂有門，右邊跳舞廳，左邊花園。有個窗戶，窗

可望江面及武昌黃鶴樓。

第一幕

（不遠則一舞廳，聲音又大連一頓，一舞廳不跳原來。）

郭太太

漢口商會會長葉茂燾家客廳。正堂有門，右邊跳舞廳，左邊花園。有個窗戶，窗

可望江面及武昌黃鶴樓。時間是民國二十七年春天，中國空軍戰鷹隊擊退日機後的

晚上。五時半，人聲喧嘩，樂隊三十五，不強，平常頭來，不強二十五。照今天

郭太太幕開時臺上無人，幕後輕輕微跳雜的音樂，幕後有人會來，士協助郭太太上。

郭太太 我再也不同你跳舞了。這場就跳我的腳！

萬士恆 真的跳着了嗎？。前出用不音發。今天，郭太太舞跳，最好一頓不小心，真是

郭太太 嘿！你這個人說話真正豈有此理！不是真的，難道還是假的嗎？哎喲！真疼！哎喲！

（萬士恆扶她到沙發上坐着，郭太太自己擦腳，後疼痛狀。）

（萬士恆扶她到沙發上坐着，郭太太自己擦腳，後疼痛狀。）

（萬士恆扶她到沙發上坐着，郭太太自己擦腳，後疼痛狀。）

郭太太 還怕不疼，真疼死我了，你們男人就是這樣沒有良心，別人的痛苦，一點也不管！我想我平常身體就不好，昨天德國醫生還勸我吃補藥呢！他說我瘦了，再不滋補，就有得肺病的危險。士恆，你不覺得我近來消瘦了許多嗎？你一點也不憐惜我，還忍心踩我的腳！

萬士恆 我看你並沒有消瘦，你也用不着發愁。今天晚上我踩你的腳，是我一時不小心，真是抱歉得很！不過我想像你這樣年紀輕輕的人，就踩疼一下，馬上也就可以恢復的。

郭太太 (高興) 士恆，你真覺得我年青嗎？你想別人會猜我多大的年紀？

萬士恆 你真正的年齡，我當然知道是三十五，不過你平常看起來頂多不過二十五。照你今天晚上的打扮，誰也要覺得你只有二十二呢！

郭太太 (大樂) 呵，士恆，你真好！你這個人，有良心！你雖然已經五十歲，我還是覺得你
很年青。

萬士恆 對了，我們都年青。(不覺咳一聲嗽，接着又大咳一陣，一時喘不過氣來。)

郭太太 士恆，怎麼一回事？

萬士恆 沒有什麼，一時說話太急，口水進了氣管。

郭太太 士恆，我有一件事體要同你商量。

萬士恆 什麼事？

郭太太

就是——

（蘇菲急忙從右上。）

蘇菲

呵，姑母！萬先生！你們看見我姐姐沒有？

郭太太

剛纔薩麗不是同王煥章在跳舞嗎？

蘇菲

對了，我也看見。不知道怎麼一會兩人都不見了！

萬士恆

也許到花園去了罷，今天晚上月色頂好的。

蘇菲

讓我去找他們！（急忙從左下）

萬士恆

她幹嗎這樣忙着要找薩麗？

郭太太

她那裏是找薩麗？她明明是找王煥章！這個小東西，就是喜歡王煥章，我老早就看在眼裏了！

萬士恆

蘇菲喜歡王煥章嗎？我還以為薩麗喜歡王煥章呢！剛纔我看見王煥章老同薩麗講話，後來又找她跳舞，跳舞的時候，那一種親密勁！

郭太太

你說錯了，不是薩麗喜歡王煥章，是王煥章喜歡薩麗。其實薩麗爲人並不糊塗，她同她丈夫感情也不錯。說良心話，一個女人，能夠嫁上劉玉彪那樣一個丈夫，風頭也算出夠了，還不甘心滿意足？不過薩麗有一點小孩子脾氣，老喜歡逗着男人玩，尤其是年青的小孩子。兩年前在南京，有一個中學生發狂地愛上了她，常常到她家裏來，薩麗

也不拒絕他，也不真心愛他，這樣不到三個月，這個可憐的小孩子就病倒醫院，再一個月就死了！

什麼？難道就是因為愛薩麗死的？

雖然不完全因必愛薩麗，他的死，薩麗至少要負大部份的責任。這個小孩子本來就有肺病，薩麗老是若即若離地逗着他玩，當然就是他的催命鬼了！

萬士恆

薩麗這種行爲，未免太不成話了！

郭太太

這有什麼成話不成話？我們女人的人那一個沒有虛榮心？那一個不喜歡別人看得起

萬士恆

她？尤其是帶一點歲數的女子，遇着一位天真爛漫的青年，心地那樣純潔，態度那樣

萬士恆

光明，感情那樣熱烈，誰忍得起心不理他？就算明明知道自己的地位身分名譽沒有改

變的可能，然而有了這種機會，心裏也未嘗不感覺一種勝利的快樂，所以在沒有什麼

萬士恆

大害處的條件之下，很多女人都喜歡逢場作戲呢。

郭太太

但是這可不是兒戲的事情！

郭太太

當然不是。拿鴉片來兒戲，就像小孩子玩火一樣，稍爲不小心，就要燒着手，有時不

但燒手，簡直連房子連性命都要葬送在裏邊。在南京薩麗把那個小孩子弄死，已經夠

精了，我也曾經勸過薩麗，可是薩麗一點也不追悔，反而得意地說：「世界上有一個

將太太

女人能夠真正叫男子犧牲性命來爲她！」

萬士恆 我希望王煥章不像南京那位中學生那樣傻！

郭太太 世界上的事體很難說，也許不會，也許更糟。

萬士恆 爲什麼？

郭太太 因爲王煥章一樣地年青，而且比那一位似乎還更有感情。不過目前沒有多大關係。現

在最有關係的就是我要問你的一句話——

（王煥章從右入。）

王煥章 郭太太！萬先生！對不起！我找一個人。

郭太太 是不是找劉太太？

王煥章 對了。……不過……也沒有什麼。

郭太太 剛纔蘇菲小姐也找她，我還以爲你們倆人在花園呢。

王煥章 沒有。……真正沒有。這到沒有什麼關係。蘇菲小姐到那兒去了？到花園去了嗎？

萬士恆 剛纔去不一會。

王煥章 那讓我去找蘇菲小姐。音樂太好了，我想找她跳舞。郭太太你爲什麼不跳舞？

郭太太 剛纔跳一會就累了，那裏比得上你們年青人！

王煥章 可是，郭太太，你的年紀並不老呢！（調皮）你的衣服也很漂亮！

郭太太 哈哈！你這一類的話，應當拿去對我的兩位姪女說！

王煥章 對你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只要萬先生不介意！再見！（從左出）

郭太太 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讚美）

萬士恆 我覺得他頂可憐的！其實蘇菲小姐，聰明美貌，同他簡直天生一對。不知道他為什麼

不愛她，偏偏要去追求一個結了婚的女人。

郭太太 這就是年青人可愛的地方了。他們總是那樣理想。他們對於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沒有

盤算考慮；因為他們自己光明，所以希望世界上一切都光明；他們要求美滿的社會，

美滿的國家，美滿的愛情，美滿的人生；這一種精神，最感動人！我平常最喜歡空軍

的人，因為他們大多數都年青，都抱理想主義。

郭太太 郭太太，你也年青，你的理想也不少呢！

你這樣講，當然我心裏很快活，但是這也不過是自己騙自己。從前年青的時候，我的

確也有許多的理想，現在心境已經不同了。第一個不同，就是我看事情太清楚，一清

楚就不能發生熱烈的感情，沒有熱烈的感情，就不能犧牲一切。我爲了過去的丈夫，

曾經脫離家庭，逃到上海，受盡人生一切的痛苦，我心中沒有半點失望難受。現在假

如再有這樣情形，我也許不願意像從前那樣受苦了。

現在我相信，你就要想受苦，也沒有機會，因為我決不讓你去受苦。

郭太太 你相信你有這個本事嗎？

萬士恆

萬士恆 我不但有這個本事，而且有這個決心。請看，蘇館長與會。我當然要與會。那麼我剛纔要同你商量的事體不必再商量了。請去乘對面。因為時間的乘對面。什麼事體？

郭太太 就是問你有沒有決心！

萬士恆 當然有。自從我第一次在李萬鐘家裏會見你的時候，我就已經就下定決心了。可以說。

郭太太 那不是三個月以前嗎？

萬士恆 今天剛好三個月零十二天！軍變大學轟炸，海軍軍門各軍軍門。

郭太太 那麼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萬士恆 關於這一類的事情，單方面的決心是不行的。

郭太太 只要你有決心，我相信我也有決心！

萬士恆 那麼你的證據呢？

郭太太 什麼證據？

萬士恆 就是——（萬士恆欲吻郭太太，劉玉彪王煥然入，郭萬急分開。）

劉玉彪 呵，姑母在這呢！

王煥然 萬先生！郭太太！

劉玉彪 姑母爲什麼不去跳舞呢？

郭太太

我同萬先生在這兒休息了一會，正預備要去跳舞。好，回頭見！

劉玉彪

回頭見！（王鞠躬，郭偕萬出。）

王煥然

玉彪，你看見沒有？照剛纔這一種形勢，恐怕你的姑母，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不姓郭

劉玉彪

了！（萬士對姑母郭太太、陸王煥然入，說萬先生前。）

劉玉彪

這樣也好。姑母真是世界上最有智識最明白事體的女子，處着她現在的地位，沒有兒

王煥然

女，沒有束縛，能夠得着萬先生這樣一位聰明誠實的人，同她結婚，當然是很美滿的

王煥然

事。

劉玉彪

剛纔你說得到什麼新的消息嗎？

王煥然

最近我們探聽出了許多祕密的軍事消息。最重要的就是日軍在中國各處飛機場場和軍火

王煥然

庫的地點。所以最近我們空軍要大舉轟炸，破壞他們各種軍事的設備。

王煥然

這纔妙呢！

劉玉彪

當然有些地方，他們根本沒有防備，我們只消派轟炸機去，出其不意，就可以成功。

王煥然

但是有兩處最重要的地方，是日本台兒莊軍隊的生命線，他們都預備得有戰鬪機高射

王煥然

砲保護，我們如果要去轟炸，一定得有最好的戰鬪機戰鬪員保護前去。我們一方面要

王煥然

用戰鬪機去牽掣他們的飛機，一方面再用轟炸機去乘機投彈。因為我們的飛機數量有

王煥然

限，所以我們的戰鬪員一定要是我們的精銳，纔能完成使命。這當然是很危險的事

王煥然

限，所以我們的戰鬪員一定要是我們的精銳，纔能完成使命。這當然是很危險的事

王煥然

限，所以我們的戰鬪員一定要是我們的精銳，纔能完成使命。這當然是很危險的事

情，同時也很是偉大的事情。因為假如我們能夠把這兩個重要地方破壞，我們的軍隊立刻就可以乘敵人沒有接濟的時候，大舉反攻，台兒莊的敵人，是容易殲滅的。

這個消息真令人興奮。玉彪等命令下來前時候，我希望你讓我去擔當這一件偉大的工作。

劉玉彪

我心裏早就想到你了，所以我願意先同你談一談。我想預定幾位技術最精勇氣最大的戰鬥員呈報上去，將來得到命令，直接叫這幾人立刻出發，我已經把你、我、和柳正明、趙叔謙、張又奎、謝啓宇、葉崇武七人的名字報上去了。

王煥然

謝謝你！玉彪！你真夠得上朋友！你知道，爲了國家，任何犧牲我都不辭的。

劉玉彪

這我當然知道，不用說了。

王煥然

但是，玉彪，你千萬不可以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煥章弟弟。他還沒有多少戰鬥經驗，他要是加入這一個戰爭，不但自己白犧牲，而且要破壞工作。

劉玉彪

煥然，你太過慮了。這樣重大的事體，我那裏能夠付託一位沒有經驗的人，並且這根本也不是高級長官的意思。

王煥然

不是我太過慮，是因為我太愛他。並且我知道他的性情，假如他曉得，他一定會用種種方法來勉強你派他去的。

劉玉彪

你放心好了，我定規不讓他知道，就是知道我也一定不派他去！

王煥然（與劉握手）謝謝你！（與劉握手）煥然，我還有件事體——（外面有笑聲）那兒有人來了，我們到花園涼亭上去談罷。

劉玉彪（兩人出，石蘊華與廉若川入。）（並與劉握手）讓我在這兒休息一會，真把我累死了！

石蘊華（石坐沙發，廉隨手將石的小傘，放在椅邊，不穩，倒在地上。）（劉與人，並且談話）這個地方倒不錯！（劉與人，並且談話）

廉若川（發現小傘在地上，起來拾起，生氣。）你這個人真正不堪教育！我已經告訴過你幾百遍，我的傘不能夠隨隨便便放在地上。你看！我的新傘又弄髒了！

（拍拍灰，放在桌上。）（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

石蘊華（拍拍灰，放在桌上。）（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

廉若川（拍拍灰，放在桌上。）（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

石蘊華（拍拍灰，放在桌上。）（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

廉若川（拍拍灰，放在桌上。）（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

石蘊華（拍拍灰，放在桌上。）（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

廉若川（拍拍灰，放在桌上。）（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廉若川）真正對不起！

廉若川 因為她頂老實的。

石蘊華 這樣說來，我就不老實了，當然沒有你的太太好了，是不是？

廉若川 不是，不是！我的太太怎麼能夠同你比？那真是地同天比呢！

石蘊華 你的太太有那點不好呢？

廉若川 她爲人到沒有什麼，就是太肥胖一點！

石蘊華 哈，哈！連一位胖太太都消受不起！

廉若川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石蘊華 哈，哈！我看你沒有辦法的事情很多呢！我問你，現在抗戰需要宣傳，你爲什麼不辦

刊物來鼓吹鼓吹呢！

廉若川 刊物我早就想辦了，不過我自己這幾年來一天到晚政治活動，早就沒有作學問，現在

提筆也寫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文章來。假如有石女士這樣大文學家加入，自然我可以立

刻辦。

石蘊華 其實我也不懂什麼文學，不過比一般時下的作家稍爲寫的好一點就是了。我最喜歡寫

小品文，因爲我覺得這個東西，寫起來最容易而且寫得最好，我的天才大概就在這個

地方罷。

廉若川 現在抗戰的時候，戲劇最時髦，女士爲什麼不寫戲劇呢？

石蘊華

我也未嘗不可以寫，以前我也寫過，不過近來我對這個玩意沒有什麼興趣了。我到很願意作一個戲劇批評家。

廉若川
石蘊華

女士對於最近漢口公演的幾個戲劇有什麼批評？且這是最後，第四天去大講廳去聽聽，沒有一個好的！因為演戲的人大都是南方人，不會講國語，沒有國語，你聽還存什麼戲呢？

廉若川

石蘊華

廉若川

女士國語說得這樣好，為什麼自己不登臺表演呢？這蘇大文學家派人，自然是可以立這未免太笑話了！我在文學界這樣有地位的人，還能夠去作那樣下流的工作，真亦當然，當然！真正對不起！真正對不起！戲劇真是太下流了，女士當然不能去，是的，女士當然不能去！可是剛纔女士當場誦讀那一首贊美空軍的詩，作得太好了！這也不過是雕蟲小技，那裏能夠表現我真正的偉大！

廉若川

石蘊華

廉若川

石蘊華

你這個可憐蟲，你幹嗎老講「真正對不起」？真正對不起！真正——

廉若川

得了罷！我看真正對不起你的人，應該是劉玉彪，他從來沒有對你表示一點尊重，為什麼你老要低聲下氣去同他要好？這有政治作用的，我不能不同他來往。